

## 第一章

晚上的專車把他們載到一個明顯是私人會所的地方。

等到進入那金碧輝煌的大廳，莫衍才看到了主辦人的真面目—原家大少爺帶著他那招牌性玩世不恭的笑容，正遠遠站在乳白色的臺階上。

一眼瞥見人群中的莫衍，原予喬不禁大吃一驚，朗聲用中文說道：「不可思議！」他興奮地快步朝這邊走來。

尹丞周身的氣溫頓時下降了十度，壓低聲音咬牙在 Karvin 耳邊道：「你怎麼沒跟我提過你的朋友是這個混蛋。」

「你也從沒有問過我啊。」Karvin 眨巴著眼睛，無辜回應。

「這下……你可有好戲看了。」似笑非笑地丟下這麼一句，尹丞在原予喬越走越近之前，搶先擋在莫衍前面。

「小衍，我給你發的 Mail 沒有收到嗎？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的手機號碼？」笑咪咪地繞開尹丞問向他身後的人，原予喬熟稔地採用了風月場上的老套招數—靠著稱呼裝熟。

不過招數雖然老套，「小衍」這個稱呼卻實在具有殺傷力。不光莫衍本人一臉黑線，旁邊的尹丞也驟地不快起來。

「原先生，他現在和我共用一個信箱，你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。」尹丞冷冷地插話。

「我知道他應該天天幫你查收 Mail 的，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問些私人問題嘛。」笑著把目的直白說出口，原予喬繼續把目光投向後面那個清秀內斂的男人，「小衍，前幾天我問你的事情，你要不要考慮一下……」

「他問你什麼了？」尹丞立刻面色不善地回頭質疑，「不是告訴你所有的 Mail 都要告知我內容嗎？」

「我想我既然沒有去別家當管家的意向，自然沒有那個必要讓您費心。」莫衍並不慌張，淡定如初地回答。

反正他也沒做任何的虧心事，按事實說話，坦坦蕩蕩。

「你引誘他到原家去做事？」尹丞微微蹙起眉，威脅地看向態度輕佻的原大少。原予喬哈哈一笑，「玩笑啦，只是玩笑。我是試試看他的忠誠度到底有幾分嘛，這麼看來似乎是可以打滿分了呢，我給出那麼好的條件都不動心，哈哈……」

看到尹丞冷漠且充滿敵意的眼神，原予喬方才收斂一點兒笑意，清清嗓子道：「好啦。我就是問他有這麼一份工作，看他願不願意過來，給他跟在尹家相等的薪水、相等的待遇，主子不難伺候，不會侮辱他的人格，還沒有性騷擾……」

他的聲音越說越低，尹丞的目光也隨著他的話越來越冰寒。

原予喬說的是實話……這讓他心頭除了火氣之外，竟還有一絲恐懼—他第一次發現，原來他竟對莫衍如此之差，可以留住莫衍的東西也只有「把柄」和「金錢」

而已，這兩樣是最不穩固的，若哪一天倒塌，大約莫衍便根本沒有留在他身邊的理由了……而他不想失去他。

莫衍已經像是他身體的一部分，把身體的一部分抽離是多麼痛苦的事情，不必說尹丞也能想像到。

尹丞目光複雜地看一眼苦笑著的莫衍，突然一把拉起他的手，大步朝門外走去。

「喂喂，你們去哪裏，Party 還沒有開始……」原予喬趕緊快步追過來。

「莫衍身體不舒服。」尹丞定住腳步，態度並不好地回了一句，又看向身邊的人，「是不是，莫衍？」

感到手腕被人狠狠使力一捏，莫衍趕緊點頭應道：「是，我……最近狀態不好。」

「那今天住在我家吧？」原予喬一臉關切地伸手，眼看就要摸上莫衍光潔的額頭。

「多謝好意。」尹丞輕描淡寫地擋開他的狼爪，「但是不方便打擾你，我們還是先回去了。」

原予喬這下才放棄繼續糾纏，笑吟吟地站在原地，朝兩個人的背影揮揮手。

「尹少，其實今天聽 Karvin 說到你的英文名時，我也沒想到是你……」

尹丞步子一頓，隨後越走越快。

原予喬繼續說道：「不過好在有派專車去接你們，我知道你的住處了，有空我會去坐坐的，絕不打攬到你，就是趁你上課的時候找小衍談談心。」

莫衍哭笑不得地回頭，朝原予喬微搖搖頭，示意他不要說下去了。

因為他感覺自己的手腕已有被少爺的大力捏斷的趨勢……

「小衍叫我不說，我就不說……」男人依然站在原地故意地絮絮叨叨。

莫衍只覺得手腕驟地襲來一陣痛，若不是還沒走出宴會廳，他真會痛呼出聲。

離開會所，好不容易走到霓虹閃爍的街頭，莫衍不動聲色地掙一掙手腕，輕聲請求，「少爺，可以放開我嗎？」

尹丞緊抿著唇，微放鬆手中力道，臉稍稍轉過來，勾勒出好看的弧線，若有所思地看著馬路對面。

明明是張英俊得無可挑剔的面容，可不知道為何，莫衍覺得他好像很洩氣。莫衍略略回想了宴會的狀況，實在想不到有什麼事情能給自家少爺這般大的打擊。

剛準備開口關心一下，尹丞已微皺著眉看向他。

「你……」才說了一個字，尹丞又不確定地住口，眼神瞥著別處，欲言又止的模樣很不正常。

莫衍不解地等著他說下去。

「你是不是……」又說了個半截，綠燈的信號已在斑馬線對面跳躍起來，男人彷彿覺得很惱怒似的，看看綠燈再看看他，最終掉頭，用一種跟自己賭氣般的姿態，大步走上班馬線。

莫衍更加費解，小跑著跟過去，微微靠近他一些，以便捕捉到每一個字句。

過了街是一大片的樹蔭，疏影橫斜的夜色裏，莫衍只能看到尹丞陰影之外的小半張臉，依然是在生氣的姿態。

磨蹭了老半天，尹丞態度不大好地甩出一句，「你是不是覺得我特別惡劣？」莫衍站在原地，頗有些吃驚地蛤了一聲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「我……」又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擠，尹丞狀似很煩躁地撇過頭去，「你要搞清楚，我並不是……」

莫衍趕緊把問題拋到腦後，先安撫地接他的話，「我知道。」

其實知道什麼呢？他根本什麼也不知道，包括尹丞為什麼突然把他領出來、為什麼吞吞吐吐地問他這些話……他想不通也不敢去想。

一片難耐的沉默裏，尹丞滿心絕望地等待男人說出「對啊你真是無可救藥」之類的話來，卻又覺得自己實在承受不住，掙扎三四秒，還是惡狠狠地威脅道：「不許說實話。」

「呃……」莫衍正準備作答，聞言只好攤攤手，轉而無奈地給他一個淡淡的笑。大少爺自行糾結半晌，終是耐不住那份好奇心，扯扯莫衍的袖子，換了種說法悶悶地問：「在你心裏面……我是怎麼樣的？」

莫衍正思索著少爺的不對勁，被他一拽才如夢方醒的啊了一聲，沒聽清楚他在問什麼，見狀，尹丞按捺住脾氣，再問了一次，「我問你覺得我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叫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這個人啊。」解釋到這個地步尹丞已經皺眉不耐起來，覺得自己今天晚上面子裏子都被毀了個乾淨，「我在你心裏面，是個怎麼樣的人？」

沒想到他還會關心這個。莫衍很認真地歪頭想了一想，只覺得難以說明，唯有直白地答道：「你是我少爺啊。」

他還真沒多想過尹丞這個人。只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少爺，說什麼做什麼都沒有理由，有點兒任性，有點兒惡毒，偶爾好像會有點溫柔……但，怎麼都輪不到他來評價他「如何」。

你是我少爺……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，卻讓尹丞氣悶得簡直要吐血了。

是了，莫衍根本就沒想過他是好還是不好，他對他再壞、罵得再兇，充其量也就是個「少爺」而已。少爺如此，天經地義，至於這位少爺的人格怎麼樣，有幾分魅力幾個缺點，都不在莫衍的關心範圍之內。

就算換個陌生人，坐到他這個位置上，大約也可以像他一樣對莫衍指手畫腳。

莫衍尊重的，從來都只是他的姓氏和身分而已。

在發現自己情感的時候意識到這點，尹丞只覺得當頭被打了一悶棍，既覺得自己有說不出的委屈，又覺得莫衍的回答在情理之中……

他冷著臉站在街邊一言不發，面色陰了亮亮了陰，讓一旁的莫衍看得緊張起來。真是……還不如聽莫衍回他句「你這人無可救藥了，我簡直恨你入骨」呢。

自己從以前就常對莫衍發火，而原因多半是莫衍那種把人當路人的態度，現在想想，自己豈不是早就開始在意他了？在意了這麼多年，甚至現在兩人有了親密關係，他在莫衍心裏的意義卻沒有改變，他還真是……失敗。

接觸到尹丞看向自己的目光，莫衍心裏忍不住咯一下。他剛剛又沒說什麼過分的話，怎麼會讓尹丞頃刻之間換上又受傷又不滿的眼神？

心驚之下，他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少爺，我說錯了什麼？」

尹丞現在看到他柔順就喪氣，看到他沒原則地體貼就覺得自己失敗。

「你不許叫我少爺。」

突然，一句對莫衍可謂是驚天動地的話從尹丞的薄唇裏咬牙切齒地蹦出來。

莫衍的神情經歷了由訝異到疑惑到不可置信三個階段，方才睜大了眼睛，求證般地反詰一句，「……您說什麼？！」

「我說，你以後不許叫我少爺。」咬著牙克制著那些負面情緒，尹丞陰寒著臉，掐住想要後退的男人雙肩，「叫我『尹丞』或者……或者隨便別的什麼，聽到沒有？！」

「您……」

「『您』也不許對我用。」

莫衍真的不知道能說什麼了，今晚的尹丞太過奇怪。

「幹麼，不願意嗎？」尹丞見男人蚌殼似的又一次閉緊嘴唇，心裏面頓時急切到火大的地步，箍住他雙肩的手，更加用力了些，「有什麼好不願意的？叫我名字就那麼難嗎？」

「……少爺。」

聽到男人苦笑著叫出這麼一句，尹丞頓時感到一腔急切的熱情被澆熄，整個心臟都涼下去，抓緊男人的雙手也慢慢慢慢放鬆了力度。

「有些事情可以隨便開玩笑，有些事情不可以……」終於如願以償地後退一步，莫衍恭謹地微微欠下身，「您要拿我尋開心，也要有個尺度。」

一時踐踏他如同一文不名的垃圾，呼來喚去兼發洩情欲；一時卻又表現得好像願意讓他跟他平起平坐……他怎麼敢接受？

誰知道接受了，下一瞬尹丞是不是又會收回這份權力，把他推下雲端，然後站在雲端上，看他醜態百出，以此為樂。

在莫衍拒絕尹丞的要求後，尹丞也沒繼續強迫他，只是臉色一直都不大好看，默默走回家去，一句話也不再跟他說。

回家之後他按照老規矩進書房打開電腦，去幫尹丞查看幾乎爆滿的 Mail，浴室裏傳出嘩嘩水聲，顯然大少爺一回來就悶頭進去沖涼。

莫衍認真地滾動著滑鼠滾輪，突然目光釘在一封署名是葉維的信上。

他也不知道這封信是看好還是不看好，等尹丞從浴室出來，便立刻轉頭徵詢，「少爺，這裏有一封……呃，我不知道該不該幫您看，是葉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被男人冷冷地打斷，「你是不是真的廢物？過濾個 Mail 也這麼多問題？」

那惡劣的態度比起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莫衍知道這個時候最好別反駁，於是垂下頭，做出聽訓的樣子。

尹丞繼續發著飆，「既然那麼喜歡被我踩在腳底下，好啊。」

啪，莫衍面前立刻砸下了一疊厚厚的文件。

「今天晚上別睡了，這些在天亮之前給我全部分類完畢。數據要按順序排好，錯一張就要你拿全年獎金來抵。」尹丞俯視著他愕然的表情，覺得還不夠解氣似的又冷冷加一句，「不是要當下人嗎？那就讓你當個夠。」

莫衍被那驚人的工作量嚇得愣在原地，不確定地看了很久才一言不發地拿起滑鼠，繼續加快速度瀏覽起信件來。

他從沒指望過自己會被尹丞真正尊重，也從沒指望過自己能從這看似光鮮實則低微的境況脫身。

尹丞今天晚上突如其來的一番話讓他惶恐，也讓他下意識的覺得這是個惡劣的玩笑，斬釘截鐵的拒絕了，但事實上……不可否認地，他在心裏可恥地希冀了一下，尹丞是認真的，是真的換了個方式看待他。

可經過剛剛那一齣，也許……還是回歸原先會比較輕鬆。

看到男人一聲不吭地服從，尹丞的心情並沒有像預想中變得舒爽，反而更惡劣幾分。

他沒想過要折磨莫衍，偏偏克制不住地做出孩子氣的舉動，而莫衍默默接受了不合理的安排，反倒顯得他真的很可惡很過分，令他對自己又惱又恨。

尹丞面色不善地地坐在椅上，盯著男人的背影片刻，坐不住地開口要求，「去給我泡咖啡。」

莫衍輕聲歎了口氣，也不埋怨，放下手頭的工作就走去廚房，片刻端回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來—奶精和糖自然是加了尹丞喜歡的量。

尹丞劈手奪過來，仰頭喝乾，瞇起那雙陰晴不定的眸子，再次開口，「晚上喝咖啡容易失眠，給我按摩到我想睡為止。」

莫衍不說什麼地把咖啡杯放到一邊，把微涼的手輕輕地置放到他濕潤的髮間，用指腹按摩起來。

他的手法到位，力度掌握得一流。可尹丞就是一點睡意也沒有，大睜著眼睛看著那張倒過來的清秀臉龐許久，輕蔑地道：「長得和葉維還有幾分神似，怎麼竟有副軟骨頭。」

莫衍兩道秀美的眉毛輕輕一蹙，總是平靜的臉上也微微漫出不滿，似乎是被刺痛了，手上的動作也慢下來。

某些侮辱可以當做耳邊風，有些不能。

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比不過葉維，用不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醒著，既然一直覺得他比不上，為什麼不能乾脆放了他？

尹丞沒有錯過他的表情變化，知道他因自己的話受傷，可不知怎地挫敗的心情竟有點被提振起來，控制不住地冷哼一聲，尖銳地道：「你也會不滿？不是我這少爺說什麼就是什麼嗎？你有什麼資格去和葉維比？本來就比他差得多了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莫衍就忍無可忍地撒開雙手，難得露出了憤怒的表情，咬牙瞪著他。尹丞卻只想最大限度地刺傷眼前的人—哪怕是憤怒也好過看著那一潭死水，感受那種不把人放在眼裏的虛偽順從。

他微微勾起唇角，惡毒的笑容綻放在臉上，「怎麼，現在知道生氣了？我可是你的『少爺』，別忘了你沒有本錢跟我生氣。」

他加重了少爺兩個字的讀音，奮力把自己偽裝得冷漠再冷漠……他要看著面前的人丟盔棄甲，為無視他付出同等的代價。

懲罰什麼的他沒想那麼多，他只要莫衍和自己現在一樣不好過。

他的目的似乎是達到了，但是……好像說得有點兒過火。

莫衍眼眶因為憤怒有些微泛紅，嘴唇也微微顫抖，他手握成拳，指節發白，不發一言地後退一步，而後掉頭就走。

「喂！」尹丞方才有些慌張起來，「你要幹什麼？！」

莫衍置若罔聞地走出書房，取過掛在門邊的外套，找出鞋子穿上，直接開了門。

「你敢出這裏一步，我就……」

急急跟出去的尹丞沒來得及把話說完，大門重重的一聲響就把未出口的威脅完全阻絕。

尹丞氣急敗壞，鞋也來不及換，便匆匆地衝入一片漆黑的走廊裏。

他的反應夠快，衝出去的速度又堪稱一絕，不費什麼力氣就在黑漆漆的樓梯間抓住了那個執意要走的男人。

夜色濃重而黑，他卻覺得眼睛裏都要被怒火映紅一片，右手拚命地抓著眼前的人，牙齒也不知是恨的還是急的，咬得幾乎要碎掉。

莫衍偏著頭不願看他，並不說話，手上掙脫的動作也一直沒停。他掙動一分，尹丞就握緊一分，兩個人在拉鋸著，頗像吵了架的小孩子。

然而就算被尹丞死命地這麼抓著，抓到手腕劇痛，莫衍也絲毫不想妥協。

忽而一陣風吹過來，雖然是六月，卻還是有些涼。

莫衍是臨時決定出門的，帶出來的外套仍掛在手臂上，身上只有件單薄的襯衫，風一吹，就輕顫了下。

這時他聽見尹丞啞著聲音問他一句，「你要去哪？」

莫衍方才醒過神來，眼睫微微垂下，淡淡地道：「你管不著。」他其實也沒決定好，只是不想再跟這個反覆無常的男人同處一室。

這下子他另一隻手也被狠狠地抓住，尹丞冷冰冰的眼睛猛然睜得好大，聲色俱厲地道：「你說什麼？！」

他那氣勢還真有點嚇人，莫衍停頓了一下，毫不退縮地看回去重複，「你管不著，鬆手。」

那眼神中交織了厭煩和決心，瞥到的一瞬，就讓尹丞心頭一冷。

他沒想到幾句話就把莫衍氣到這個地步，手足無措了一會兒，旋即氣呼呼地咬牙說：「我不。」

原予喬笑咪咪如狐狸般的容顏忽然浮現眼前，尹丞彷彿聽見對方輕佻地質問：「你拿什麼留住他？」

尹丞心頭一慌，也顧不得面子不面子，乾脆一把抱住莫衍，整個人都纏到他身上，「你跟我回去。」

「你……」被外頭的涼風一吹，莫衍的惱火也平靜了些許，再看到面前人死纏爛打的架勢，一時間還真的覺得這氣生得沒有價值。

尹丞也不管他說什麼，頭埋進他肩窩裏，打死也不鬆開，「除非你願意走到哪都扛著我，那就走。」

本來氣到渾身顫抖，現在倒有些啼笑皆非了。莫衍歎一口氣，半晌才放緩語氣，輕輕地道：「少爺，您放開我吧。」

面前的人還是執意摟著他不肯放手。

「放開吧，我哪也不去。」

尹丞不語，力道沒有放輕的跡象。

「你這樣抱著我，我該怎麼跟你上樓？」

聽到這句話，尹丞才半信半疑地抬出身子，只是依然握著男人的雙肩，眼角眉梢都頗有些慌亂的意味。

他只是恨莫衍看不到自己，甘願處於下人的地位也不想拿出點真正的感情；他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，只知道霸道地占有著男人的肉體，真正想要的卻得不到。

他從沒有過如此迫切想占有一個人的心情，所以只會憑著一股衝動亂闖亂撞，感情用事了無數回，卻根本是把男人越推越遠。

「你發誓你不走。」迫切地盯住莫衍，尹丞要從對方的兩片薄唇裏逼出個有保障的答案。

莫衍正準備上樓，聞言扭過頭來瞥他一眼，目光略含了無奈。

「一點事情沒順著自己的意願，便覺得全世界都看不順眼……您也是，莫檸也是。」他歎口氣輕輕地感慨，「罷了，都被寵壞了。」

莫衍搖搖頭往回走。這是他第一次對尹丞說出年長之人該說的話。

尹丞站在原地，沒有琢磨他話中的深意，只是被他那句無奈的「都被寵壞了」弄得心頭亂跳，愣了片刻，也尾隨著趕緊爬上樓去。

一次大吵，留下很深的後遺症。

表面上看莫衍是原諒尹丞了，可實際上，他卻像在一夜之間意識到什麼般，更加悶不吭聲。態度依然柔順恭敬，只不過多少有點懨懨的，遞東西也好，打下手也好，別提說話了，甚至連目光都不願在尹丞身上停留。

尹丞知道拿葉維奚落對方是真的戳傷了他，有些理虧，卻又拉不下面子道歉。畢竟他覺得自己才是被拒絕的那個，他傷的可不比莫衍淺多少，所以惱羞成怒也有理由。

就這麼氣氛僵硬過了幾天，尹丞還是先挨不住莫衍的冷淡，臭著一張臉，開始對著鏡子練習說這輩子都沒真心說過的對不起。

於是莫衍發現，少爺對自己的態度，突然轉變得很微妙。

這種轉變說不上是好是壞，困擾到他卻是肯定的，因為他更加弄不清該拿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尹丞。

首先尹丞火是不大發了，還警警扭扭地跟他說了對不起，聽到那句話的時候他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，隨即又覺得有點好笑—

其實這就是一場看慣了的鬧劇而已，這次過去下次還會有，這一句對不起有什麼意義呢？

然而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頭，除了原予喬登門拜訪的幾次，尹丞疾言厲色地吩咐他藏進房間裏，而後自己冷冷地去回說他不在外，其他時候竟基本可以算溫和。

在陌生人面前還會端出個成熟架子來的尹丞，在他面前一向任性，可近來不光任性，還頻頻變相地騷擾他—

比如在廚房忙這忙那時，總會被尹丞猛然從身後抱住，常常弄得不是撒了鹽就是掉了鍋鏟。

比如全神貫注在整理文件的時候，也會突然感受到耳畔溫熱的呼吸，側頭一看肯定是尹丞把臉埋在他肩上，距離近得可以看見臉上的絨毛。

甚至閒暇時學英文學得好好的，下巴都會被突然挑過去索吻，毫無防備地讓對方的舌尖滑溜溜竄進來，那觸感令他汗毛倒豎。

下意識地推開，男人便會輕描淡寫地挑挑眉，給他一段時間讓他反應，而後再一次纏綿地吻下來……

一次兩次的還好，次數多了他便成了驚弓之鳥，身後稍微有點響動，就跟貓被踩了尾巴似的跳起身來。

最後，最奇怪的是近期內尹丞倒不強迫他做愛了。有幾次險些擦槍走火，看到他皺著眉頭無奈抵抗的模樣，尹丞就沒進一步的舉動，也就抱著他平息了一下呼吸，之後該幹什麼幹什麼去，聽話到詭異。

弄得他還以為少爺最近是冷感了，又或是受了什麼打擊……簡直太不正常。

雖然「少爺冷感」這件事對他而言是求之不得，可思前想後，心裏總歸覺得哪兒出了問題，有點惴惴的。

莫衍坐在電視前面，心神不定地轉換著頻道，一不留神就想深了。

尹丞沐浴完畢從浴室裏出來，門一響動，沙發上的男人就從頭到腳警戒起來。可警戒是沒用的，尹丞腰間圍著浴巾，大大方方地蹺腿在他身邊一坐，伸臂就把他

當抱枕似的攬過去，一簇濕潤的頭髮蹭到臉頰上來，柔軟麻癢，彷彿犬科動物身上的毛。

莫衍偷眼瞥向他，對方依然是一副坦蕩從容的樣子，一面摟著他，一面神定氣閒地奪過遙控器換臺。

那肌肉結實的上半身緊貼著他，沐浴乳味道直往鼻子裏鑽……溫度很快就透過單薄的衣物浸透了皮膚，莫衍把注意力集中到電視螢幕上，卻根本一個畫面都沒看進腦子。

螢幕裏的主持人嘰裏呱啦地播報著晚間新聞，莫衍強制自己看了一會，還是按捺不住地把目光悄悄挪到男人下身圍著的浴巾上，略微擔心地觀察。

尹丞似乎感到懷裏男人的僵硬，回過頭來問了句，「怎麼了？」

莫衍趕緊收回目光，作賊心虛地搖搖頭，「沒、沒什麼。」

放鬆下來讓尹丞摟得舒服些，他的眼神還是抑制不住地往對方兩腿之間飄。

好在接下來報出的一條新聞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

新聞講的是個強暴殺人犯今日被捕，受害者多少人，而後曝光一部分案發現場的照片，張張讓他瞠目結舌……最後是記者採訪家屬的畫面，一個十五歲女孩的父母對著鏡頭潸然淚下，情狀好不淒慘。

莫衍的情緒很容易被這些東西帶動，看著看著就義憤填膺起來，皺眉憤憤地道：

「連十五歲的小女生都不放過，禽獸還比他有點良知，這種人真是槍斃了都嫌太輕，最好……」說到一半覺得有兩道灼灼的視線射來，側臉一瞧，尹丞正在旁邊饒有興趣地看著他。

「原來你不是對什麼事情都漠不關心。」尹丞似乎心情不錯，唇角勾著笑，摟著他腰肢的手加了幾分力氣，「投入的樣子比平時要可愛些。」

二十四歲的人了，沒想到還能被用可愛來形容，莫衍不光覺得彆扭，還多少有些窘迫，「一不留神就說出這些話來……」

尹丞便又笑了笑，道：「怕什麼？又不是要罵你。」

又是這般溫和的態度，莫衍仍有點不習慣，冷言冷語聽太多，突然風平浪靜下來，任誰都無法很快地適應。

「明天學校放假，帶你去海邊？」似是無意，青年揚手關掉電視，「你生日是明天吧。」

莫衍微微一愣，不認識似的轉眼看向他。

「早點睡。」男人輕輕丟下一句，伸個懶腰往自己臥室走去。

他不可置信地目送男人回房，心裏面百感交集。

檸檸每年過生日總是會舉辦派對慶祝，但在父母去世後，就從來沒有人記得幫他慶祝生日，甚至連他自己都把生日忘得一乾二淨。

那點奇異的感覺就是這樣泛起的—這是從父母過世後，唯一一次有人跟他說「我們去什麼地方玩吧，因為你過生日了」，更奇妙的是，這個人……居然是尹丞。

他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樣面對少爺。

## 第二章

沿加州的一號公路走下去，能到達靜謐而一望無際的海灘，在這裏，天天都會上演一場絢麗而漫長的日落。

昏黃卻不失燦爛的餘暉灑滿金色的沙灘，湛藍的海水此刻也被鍍成閃亮的金色，由遠及近的浪濤一波波拍打著岸邊，和迎面而來的海風交織在一起，讓人心曠神怡……也許，日落比日出更值得觀賞。

有一口整齊白牙的 Karvin 負責開車送他們抵達目的地，並在兩個人接連下車之後吹了個長長的口哨，笑著道：「盡情享受你們的假日，Bye。」

銀色跑車沿著公路又一溜煙地開走，莫衍望著面前飛揚的塵埃發愣，邊想著那他們怎麼回去，邊轉頭瞥一眼尹丞。

尹丞立刻攤開雙手，沒什麼表情地解釋，「既然來了，總沒有當天就回去的道理。」其實莫衍也猜到會過夜的。早上一起來尹丞就催促他收拾兩人的衣物和日常用品，如果只是來海邊看看，用不著如此大費周章。

沾尹丞的光，他平白得了三天的假期。

「旅館也已經訂好了，就在那邊。」尹丞伸手指指不遠處一幢白色房子，那樣子很難讓人相信他事先沒有做過一點打算，至少也策劃了三四天。

年輕人愛玩些可以理解，何況尹丞有財力想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。

莫衍提起行李箱，沒再露出詢問的神情，「先去放東西吧。」

因為登記入住和置放行李耽擱了一段時間，出來時天已經微微黑了。

尹丞終於可以摘下鼻梁上礙事的墨鏡，長長舒出一口氣看向身邊沉靜的男人，「去游泳？」

莫衍微微搖搖頭，「你去吧。」

到海邊散散步吹吹風還行，但要他游泳……怎麼說呢，他現在對於在尹丞面前裸露身體總會有種微妙的感覺。

大少爺的臉立刻就垮了下來，「我是幫你過生日好不好？算了，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」

聽見他明顯不快的語氣，莫衍頓時三緘其口不再說話。再怎麼說想幹什麼都是他的自由，尹丞卻搞得他多對不起他一樣……偷瞥了眼尹丞線條冷硬的側臉，他清清嗓子解釋，「我，我沒有泳褲……」

「那就去買一件。」一把抓起他的手腕，尹丞不由分說把他拉到旅館外面的小攤上，「自己選，看哪件順眼？」

莫衍環顧一圈，也不好說哪件看起來都一樣，隨手指了指，尹丞便揮手讓老闆拿下來，結帳，乾脆俐落到都沒用兩分鐘。

接著，莫衍就被趕去換衣服。

等莫衍硬著頭皮從小木屋裏更衣出來，本來就被微鹹的海風吹得有點發顫，抬眼對上尹丞的目光，更忍不住汗毛豎起。

年輕男人臉上尚殘餘著等待的不耐煩，看到莫衍後竟愣住了，眼色轉深，上上下下打量起莫衍修長的身形、白皙的肌膚。

莫衍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，嚥嚥唾沫忍不住問：「很奇怪嗎？」

尹丞只是搖搖頭，又深深瞥了他好幾眼才說：「走吧。」

站在岸上還隱隱有些涼意，接觸到海水卻反倒覺得溫暖，莫衍摸索著漂了一會，便放鬆下來，漸漸伸展四肢游起來。

游到忘我的時候，連尹丞都被他拋到腦後，驀然感到腳踝一緊，似是被什麼箝住，使力地一拖，他便驚呼出聲地立起身，咕咚喝下去好大一口鹹澀的水。

尹丞隨後破水而出，不懷好意勾著唇角的樣子，顯然是為惡作劇得逞而高興。

那突然呈現在月光下的臉容帶著年輕的活力，被波瀾起伏的海水襯托下，明亮到讓人無法直視，莫衍左胸口無故就咯了一下。

尹丞抹一把自己臉上的水滴，又隨意地舔舔唇，「笨蛋，要是被蚌殼夾了腳怎麼辦？」

莫衍心裏想蚌殼才不會像你那麼無聊，表面上卻微微苦笑了一下，「少爺，您嚇得我不輕。」

「喔，那還真是抱歉呢，沒想到你膽子這麼小。」尹丞沒什麼誠意的道歉，臉上卻還是漾著笑意。

那十足孩子氣的笑容一時間居然讓莫衍看得有點發傻。

尹丞打量他一眼，開口問：「好玩嗎？以前沒人帶你這樣玩過吧？」尹丞在他身邊游著，撩起一些水往他臉上潑過去，口氣雖然漫不經心，卻頗有些邀功的意味。莫衍回神又淡淡扯一下唇角，嗯了聲點點頭，又說：「事實上，您也是這十年第一個記得幫我過生日的……可能只是渡假的時候順便想起來，但還是謝謝您。」尹丞便不說話了，一雙深黑色的眼眸，直勾勾地盯緊了他。溫柔的月光灑在那張俊逸的臉上，把冷峻的輪廓也勾勒得柔和而迷人。

夜色大概也會影響荷爾蒙，莫衍的心跳快了些，不自在地低下頭，自己也不知道突然加快的心跳代表什麼，只是不敢直視面前的男人。

兩個人安靜地沉默了半晌，他才在海浪的拍岸聲中，聽到男人輕輕說了句，「如果我告訴你，這不是順便的呢？」

莫衍愣了愣抬頭，尹丞正別著頭看向別處。

「你也看到了。我早就訂好住的地方，Karvin 也不是空閒到隨叫隨到的人……」

莫衍越來越覺得自己幻聽，尹丞卻持續用彆彆扭扭的聲音說：「你跟著我那麼多年，幫我調查了無數人……我還是第一次調查你。怎麼，不會怪我吧？」

莫衍的大腦已無法運轉，聽到自己還算清晰地回了句「不會」，就再也說不出話。兩人便再次沉默下來。

光這麼微小的一件事，他就覺得是領受了龐大的恩惠，頭暈目眩到覺得一切不真實。責怪尹丞調查他？還不如責怪自己太遲鈍，沒早點察覺到這番心意。

可是，尹丞有什麼必要這樣討好他？

莫衍靜靜凝視著離得不算遠的男人，對方只是不自然地勾起唇角笑笑，有種笨拙示好的意味。

「走吧。還幫你訂了蛋糕。」尹丞說話的語氣也是帶著彆扭的溫柔。

考慮的真是周到，甚至可以說是精心籌劃到了每一個細節，這樣的尹丞越發讓莫衍捉摸不透，唯有跟著出了水，裹著浴巾坐到事先鋪好的海灘墊上。

果然遠遠處有人笑咪咪地端著蛋糕過來，很小的一塊，平均分成兩半，但對於他們兩個來說份量已經足夠。

等送蛋糕來的人離開，尹丞才開口說話。

「有點不正式，不過……你不計較這麼多吧？」尹丞微微笑著看向他問。

莫衍道了謝接過蛋糕，再把目光投向尹丞，就多了受寵若驚的意味，「不不，這就很好了。」

莫衍那種驚喜至極似的語氣讓尹丞心裏微微一酸，按平時他早就冷嘲熱諷上了，今天卻不知道為什麼憋了口悶氣在胸口，只想對眼前這個人再溫柔一點，給他一次難忘的生日。

「要是不夠，我這塊也給你。」開玩笑地說著，他把手中的蛋糕往莫衍處遞。

莫衍趕緊說著不用不用同時轉過身來，一個沒注意手肘打過，啪嗒一塊奶油便掉落到尹丞的身上。

他腦袋一空，條件反射地道歉一聲，放下手中的盤子就伸手要去擦，快觸碰到時卻忽然尷尬地讓手僵在半空—那塊奶油掉的位置比較不合宜……掉在是男人都會犯愁的某個部位。

尹丞也沒想到中途竟上演了這麼一齣，端著盤子盯住那塊奶油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，莫衍自覺是自己弄得這麼尷尬，咬牙堅持片刻，硬著頭皮把手伸了過去。剛剛感覺到奶油的一丁點綿軟，他手腕一熱，已啪地被人牢牢攥住了。

一抬頭，尹丞又深又黑的雙目正古怪地瞧著他，和剛剛他從更衣室裏出來一般的眼神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尹丞眼神掃過來，淡淡問出口。

他張口結舌，臉卻一下子紅了個透。

浴室裏嘩啦啦的聲響讓莫衍心神不寧。

他吃完蛋糕坐在地上看著電視，注意力卻完全集中在浴室那邊。兩個人住同一間房也不知是不是尹丞刻意的安排，但分成兩張床的格局還算讓人放心。

海灘上的鬧劇在尹丞一句淡淡地「我去處理一下」結束，莫衍作為罪魁禍首，也無法一個人繼續玩下去，站起身來便提議回房。

結果真回到房間，他心情又很複雜。一面想著待會尹丞出來該說點什麼，一面禁不住地偷偷看浴室門。

那門剛剛不負所望地動了一下，莫衍就觸電似的收回眼神，極力把注意力放在螢幕上，心臟竟然咚咚直跳。

大海和月色都太溫柔，溫柔得讓尹丞不像尹丞，他也不像他。

餘光瞥到男人披著旅館的浴袍出來，臉上的血液不受控制，通通湧到了頭頂。

如果尹丞問起剛剛蛋糕的事情，也只好……

手觸摸上的一瞬間，他分明感覺到男人起了反應，猛一抬頭看到的那種眼神，也如同黑色的漩渦，剎那就要把他吞噬。如果男人以此為要脅說要懲罰他什麼的，那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正胡思亂想著，耳邊卻傳來尹丞冰涼的音色，「你也快去洗洗，該睡了。」

簡簡單單一句話，別提什麼威脅他，連帶有那方面傾向的暗示都沒有。

莫衍鬆了口氣，心裏面卻有點意外又有點可以說是失落的情緒，意識到這份情緒的瞬間，他就嚇了一跳——

失落？！為什麼會失落？這樣難道不是最好的情況嗎？為這種事情失落，還真是……還真是差不多瘋了。

從剛剛就很不正常，一定是海灘和月光讓他瘋了，溫柔的夜色竟可以麻痺他的神經中樞，讓他整個人比醉酒還要不理智。

尹丞看莫衍坐在原處動也不動，不禁覺得奇怪，到他身邊坐下，伸手在對方眼前晃晃，「喂，喂喂，想什麼呢，傻了？」

莫衍如夢方醒地一激靈，一眼瞥到尹丞俯低的臉容，心裏藏不住事情，臉上又開始充血。

尹丞身上清淡的香皂味，在他鼻子裏卻帶來莫名強烈的刺激；浴袍下露出的大片胸膛，讓人很有觸摸上去的欲望……莫衍搖搖頭，慌慌張張地站起身，卻忘了搭在腿間的浴巾。

浴巾瞬間落地，那泳褲下物體的反應可以說是一目了然。

尹丞雙肘撐在膝蓋上，對突然呈現在眼前的景象也略略愣了愣，待莫衍回神遮擋已來不及，他都若有所思地看半天了。

他輕輕地抬起手，沒費什麼力氣，就撥開了那隻略微顫抖的手掌。

大少爺一派鎮定地抬眼去看，目光裏雖然有絲不確定，心臟卻怦怦怦兇猛地跳動起來。莫衍羞愧到快要承受不住，整個人紅得像是煮熟了的蝦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「我……對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要……」

尹丞只是一動不動地看著他。

本是清冷無情的眸子，此刻卻好似有種不知名的魔力，勾魂攝魄，要把人的靈魂吸進去一般。莫衍被他盯著，越發窘迫，呼吸也不知怎的急促起來，皮膚下的血液瘋狂奔走，幾乎要把人燃燒殆盡。

還沒反應過來就看到男人瞇著雙眼猛地站起身，隨後拖住他的胳膊，往浴室拽去。

「你身上都是海水的味道。」一進到浴室裏，尹丞就把他按到冰涼的瓷磚上，臉頰俯低，聲音微沉地在他耳邊說了一句。

莫衍雙腿一軟，情不自禁用手撐住身後的牆壁，對方卻不給他拒絕的機會，伸手按下開關，頭頂的蓮蓬頭便噴出晶瑩的水線來，猛地澆了兩個人一頭一臉。

彷彿在漫天密集的雨簾裏，尹丞才擦乾的頭髮瞬間濕漉漉貼下。

他禁錮住驚慌想逃的莫衍，臉微微傾斜，張口含住莫衍淋上水珠的誘人雙唇。舌尖自然而有力地頂入莫衍口中，準確無誤捉到那柔軟的舌，駕輕就熟地吮吸糾纏起來。

莫衍被他在口腔裏胡作非為，只感覺脊椎到腦部通通麻痺，身子都快要順著牆滑下來。可對方一條長腿強勢地擠進他的雙腿之間，及時阻止了他下滑的趨勢，而後伸過靈活的右手，用力探進他緊繃的泳褲。

太久沒有被這樣褻玩過，才撥弄兩下莫衍就已然承受不住，水流的溫度與體溫大相逕庭，隨著尹丞手指傾洩進來，冰涼的溫度讓他敏感地發顫，從而導致雙唇被掠奪得更激烈。

莫衍耐不住地微微睜眼，幾乎無法喘息，水珠自他劇烈起伏的胸口滑下，他忍不住在親吻的空隙裏含糊抗拒，「不，少爺，不行了……」

尹丞置若罔聞地握緊他下身的灼熱，竟惡劣地在頂端輕輕一揉，快感湧上腦門，莫衍驚喘一聲，熱液不可抑止地一波波噴射出來。

男人方才稍稍放開他，冷冽的雙唇微微勾出條諷刺的弧線，「好快。」

不顧莫衍羞憤得快要暈過去，尹丞又舉起右手來，故作鎮定地端詳道：「看起來你積了很久？」

「少爺，請您……」頭腦還陷在迅猛的第一波高潮裏回不過神，莫衍喃喃地張口請求，卻不知自己要說什麼。

「請我什麼？狠狠地上你直到你哭著求饒？」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惡趣味，大少爺伸手箝住對方的下巴，燃燒著欲念的眸子對上他失神的眼瞳，「這回可不要想我會和平時一樣那麼容易就放了你。」

占有意味十足地說著，尹丞的動作也隨之粗魯起來，帶點凌虐性質的調情和不斷淌下的水珠似乎很能激起人的本能，他不由分說地反扣住莫衍的雙手強迫其背對著自己，然後按住他的後腦，令他從臉到腹貼緊牆壁。

臉頰感到的一陣冰涼讓莫衍無措，神色迷離地想要回頭，卻被對方的手按住一動不能動。水依然劈頭蓋臉地衝擊脊背，尹丞燙熱的胸膛隨後貼上來，嚴絲合縫地疊在他身上，情色意味明顯地開始用堅硬的部位摩擦他身後。

還沒真正地進入，這種摩擦就讓莫衍的下半身又一次漸漸抬頭……

不知道是經驗多了還是怎麼，他的身體對於男人的挑逗反應相當強烈，泳褲猛地被身後人拽下，而後後庭便被一根手指迫不及待地撐開了。

他趴在牆上微張開嘴唇，是一個啊的口型，卻並未真正地叫出聲來。

尹丞的手指動了片刻，抽出去沾些沐浴乳又重新進來，莫衍被那滑膩的東西刺激得腰間一麻，內壁猛地收縮，一下就吸附住擴張中的手指。

「喂。」耳後突然傳來尹丞的聲音，微微帶些克制不住的熱切，「我要進去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他便真的抽掉那玩弄般的幾根手指，強勢擠壓著把自己火熱的東西送了進去。

莫衍毫無防備地被突然挺進，連根沒入的感覺讓他整個人都顫抖了。除了拚命地皺眉調整著呼吸，根本做不了任何多餘的動作，對方灼燙的硬物毫無空隙地塞滿他的身後，有種快被撐開為兩半的錯覺。

尹丞似乎也忍得辛苦，稍微動腰往裏頂了頂，莫衍就壓抑不了的失聲驚呼，「別，別動……」

這微帶驚喘的聲音卻彷彿刺激到身後的尹丞，扣住他雙手的臂膀從他腋下竄上來，一邊一隻，牢牢架住他的腋下。

他的身體也被強制向後扳去，脫離了牆壁，緊貼在身後人精實的胸前。

這樣一來，身體裏的東西似乎進入得更深了，莫衍下意識驚惶地掙動起來，微小的摩擦讓尹丞皺眉急喘一聲，隨即更猛力地壓制住他，惡狠狠地道：「老實點。」在性愛中命令句十分管用，莫衍身體一僵，立刻安安靜靜地倒在他身上。

尹丞呼吸不穩地停留片刻，實在被那緊窒的包裹感弄得快要瘋掉，看到男人的側臉上蒼白漸少，暈紅浮現，想著他也差不多該適應了，便嘗試著擺動腰。

他嘗試性地朝前頂著，卻忽見男人小幅度地搖著頭，倒抽一口氣，頓時脊背都泛上情色的紅潮，他不確定地再頂動兩次，就見莫衍大大地顫抖了一下，牙關緊咬地閉上眼。

「少……」異樣的感受讓莫衍嗚咽著低喃。

這一次，尹丞毫不憐惜地狠狠撞擊上去，剩下的那個字便完全被莫衍吞回肚子裏，轉變成不僅僅是疼痛的一聲「唔」。

一旦找到弱點，尹丞就變得壞心眼多了，從莫衍體內稍許抽離一點，再又深又重地埋進去，朝著剛才撞上的點，一遍遍挺腰蹂躪。

莫衍支離破碎地發出呻吟，神情比以往哪一次都來得狂亂，若不是尹丞有力地架住他，估計他早就雙膝發軟地栽倒在地板上了。

尹丞抬手關掉水，玩弄著莫衍胸前的兩點，猛烈地讓自己越撞越兇。

莫衍昏昏沉沉地被他壓著重複進入，那沒有任何克制的挺刺讓他整個人都神智渙散，無力地歪倒在對方赤裸的肩上。

「……我，少爺……少爺……」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每一個字都好像哀求，可是到底在哀求什麼他卻不明白。

身後的人在這時候停住不動，那麻癢燙熱的煎熬瞬時湧上，逼得莫衍焦灼難耐，只能迷迷糊糊地往後貼去。

尹丞輕輕含住他的耳垂，蠱惑般的低語，「叫我的名字，就讓你舒服。」

雖然他現在趨於神智不清的狀態，卻還是記得住重要的事—叫名字這種大逆不道的事，做一回就該叫他後悔一輩子。

他緊抿住被咬得略腫的嘴唇，眼圈早被無法宣洩的情潮折磨得微紅。

「……叫不叫？」壞心眼地咬著他的耳垂，尹丞輕輕挺了一下腰。

突如其来卻絕不能滿足的刺激讓莫衍大大驚喘一聲，顫抖而摸索地扶住身後人的脖子，張張口，還是什麼也沒說。

「快點……叫我的名字。」尹丞又微挺動了下腰，臨到最深處還特意往下一沉。這樣無法滿足的折磨能把君子都逼得發狂，莫衍指尖顫抖，欲望壓過理智，話語衝口而出，「尹、尹丞……」

在聽到這麼簡單兩個字的瞬間，尹丞的眼眸更加深沉，隨即扶住他窄細的腰身，不管不顧地抽動起來。

那速度太過瘋狂，連方才繳械投降的莫衍都忍不住凌亂地喘息道：「……慢、慢一點……」

尹丞卻像沒聽到一般，更大力地狠狠撞擊進去，肉體相擊的啪啪聲在浴室裏迴盪，格外淫靡，快到頂峰的那一秒，他伸手撫上莫衍膨脹到極限的分身。

鮮明的爆裂之感在全身蕩漾開來，每一寸肌膚都要被燒灼殆盡。那種極樂的狂喜感到來時，尹丞腦中一片空白，只知牢牢按住莫衍的身體，強迫他與自己緊密貼合到像是一體，最後一次兇狠地埋入他火熱的體內，把自己的體液灌滿他的身後。莫衍仰起身子任他進入，雙眼情不自禁地大睜，茫然而顫抖地看著浴室的天花板，悄無聲息……

在浴室裏做過一次依然是覺得不滿足，簡單沖洗過，尹丞把早已疲憊不堪的莫衍扔到床上，抬高對方的雙腿纏上自己的腰，然後俯下身，就著方才的感覺再一次緩緩地挺進去。

已經意識模糊的男人詞不達意地含糊抗拒著，雙手卻不由自主地摟住尹丞的脖子。

尹丞眼神一柔，垂臉去親吻那吃力喘息的人，身下的動作卻越發地霸道，趨近於侵犯掠奪地猛力攻占。

欲望完全地發洩過一次，再來一次時竟也可以火熱到這種地步，在肉體的滿足方面尹丞是再滿意不過，可是再要求男人叫他名字一次……

尹丞知道已不可能，剛才那一次，也是他半威脅半逼迫，趁著莫衍處在最軟弱的當口，卑鄙討來的。

想到讓男人叫他名字時，對方那遲疑又略帶勉強的表情，他就忍不住胸口一陣發酸，更別提莫衍喊他時的語氣了，那根本是為了緩解欲望，敷衍喊過的兩個字……究竟該怎麼做，莫衍才能更深情一點的喊他？

尹丞輕輕地把頭埋進男人的肩窩，動作激烈地挺動腰肢，胸口處的溫度卻與整個的體溫背道而馳，越加顯得悲涼。